

宪章25

序言

我们此刻发声，因沉默已非选项。威权民粹主义者不再游走于边缘，他们已坐镇全球政坛。其存在被视为常态，其言论在曾守护民主的机构中回响。昔日不可思议之事，如今竟成寻常。民主与其仿制品的界限正实时模糊，而我们却被要求接受这种常态。我们绝不屈从！这份宪章凝聚着见证自由消退、正义侵蚀的世代的清醒之声。我们发声并非怀旧，而是源于更深处的觉醒：我们的未来正被窃取，我们绝不甘当沉默的继承者！

我们联署者并非代表任何政党、国家或意识形态，而是作为良知公民，迫切回应这个时代深刻的民主解体。我们目睹全球威权主义浪潮汹涌，正威胁摧毁人类尊严、公民自由与多元主义这些来之不易的原则。

这场危机既非遥远亦非抽象，它正发生在议会与法庭、屏幕与校园、那些被忽视的群体日常生活中——他们的声音遭漠视，权利遭侵蚀。我们宣告：《世界人权宣言》与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所载的价值观——所有政府均受其约束——正遭受践踏。那些肩负捍卫使命的政府、政党与机构屡屡失职：或保持沉默，或暗中纵容，或投机取巧。

受[《世界人权宣言》](#)（以下简称UDHR）、[《七七宪章》](#)的道德明晰性及[IYC25会议报告重申的](#)民主理想启迪，我们同时汲取[国际青年民主联盟青年小组](#)的洞见。该小组汇聚来自50个国家的200余名青年，他们因对开放与民主发展的共同热忱而凝聚。当众多晴雨表捕捉公众舆论时，国际青年论坛青年小组的视角更为深邃：它审视政治理念、原则及现行权力结构的合法性。该小组为洞察新兴知情公民群体——那些不仅对政治作出反应，更挑战其根基并重塑其未来的青年群体——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我们在此重申一个简单却激进的理念：民主必须以人为本——权力应属于全体民众，而非少数人的无限掌控。正如国际青年大会25周年会议所提醒的，我们

并非被动地被塑造成相互对立的群体，而是通过 自主选择成为共同体并共同治理。要对抗威权主义，我们需要积极参与的公民践行民主理想——尊严、公平、多元、言论自由与共同责任。

1. 民主并非天赐之物

民主并非自然状态，而是脆弱的构造，必须通过自觉维护与积极践行来维系。太多政权一面宣称民主合法性，一面践踏其核心——全民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21条第1款）。我们重申：民主需要争取、践行与捍卫（《世界人权宣言》序言）。

2. 威权主义是症状而非根源

威权主义并非源于强大，而是源于未愈合的创伤：经济绝望、制度背叛、承诺失信、身份认同崩解。它在参与权被剥夺（《世界人权宣言》第21条第2款）和言论遭操控（《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的环境中滋长，在正义缺失（《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与归属感匮乏（《世界人权宣言》第28条）的土壤里蔓延。

3. 这不仅是威权主义的浪潮

威权浪潮常伪装成右翼复兴，实则源于更深层危机：自由民主体制无法保障社会保护（《世界人权宣言》第22条）与人类尊严（《世界人权宣言》第1条）。当民主制度失守基本权利——包括安全权（《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与社会保障时，反动势力便趁虚而入。

4. 民粹主义锻造虚假认同

威权民粹主义者并非提供政治包容，而是基于排斥制造虚幻的"人民"。其认同感并非源于团结，而是建立在怨恨之上。他们推崇领袖而非原则，其运动要求忠诚而非对话，从而破坏结社自由与参与权（《世界人权宣言》第20.1条、第21.1条）。

5. 民粹主义将情感武器化以煽动分裂

威权运动以恐惧与愤怒为养料。他们歪曲信息（《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放大愤慨情绪，制造用口号替代理解的数字部落。在他们的世界里，忠诚高于真理，教育成为服从的威胁（《世界人权宣言》第26.2条）。

6. 政党必须重获信任

当政党承诺变革却只带来妥协时，公民便失去信心。当政治被视为精英游戏时，民众便寻求替代方案，无论其多么危险。我们呼吁各政党诚实沟通、透明行事、廉洁为民（《世界人权宣言》第21条第3款、第29条第2款）。

7. 制度必须反映人民意志

本应维护正义的制度如今常将其掩盖。官僚体系的复杂性、腐败与偏见已疏远其本应服务的人民。我们拒绝庇护特权阶层的民主。公共机构必须透明、包容并向人民负责（《世界人权宣言》第6、7、8、10、21.3条）。

8. 我们拒绝排斥性民主

容忍排斥女性、少数群体及异见者的制度非民主。我们反对借民族主义、传统主义及文化认同之名行压迫之实。民主的维系不在强制统一，而在守护差异（《世界人权宣言》第1、2、16.1、21.1条）。

9. 我们捍卫平等价值与共同能动性

人人具有同等价值，并有权塑造自身生活境遇（《世界人权宣言》第1条）。民主不仅是投票，更是共同行动。我们反对以控制或传统之名剥夺个人自由的制度（《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第29条第1款）。

10. 我们拥抱对话，拒绝暴力

民主在对话调解的冲突中茁壮成长，而非强迫共识或胁迫之下。我们拒绝暴力（《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审查制度（《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及意识形态的统一。真正的民主为差异、对抗、对话与成长留有空间（《世界人权宣言》第20.1条）。

11. 知识必须服务于解放

教育非特权乃权利。知识应解放而非统治。它必须赋予公民质疑权力、理解复杂性、充分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民主社会投资于知情行动而非被动服从（《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第1款、第26条第2款）。

12. 我们拒绝资本对民主的支配

威权运动背后是财富的集中。庞大的金融网络资助宣传、操控媒体、操纵舆论。经济不平等转化为政治不平等。我们拒绝金钱收买的民主，要求权力向全体人民负责（《世界人权宣言》第7条、第21条第2款、第22条、第23条第1款）。

恳请

让本宪章成为见证。我们不接受民主的缓慢衰亡。我们拒绝恐惧、分裂与沉默。《宪章25》并非行动纲领，而是恳求：让我们清醒面对瓦解民主生活的势力，无畏重拾自由公民的道德责任。唯有在共同尊严与集体意志中携手同行，方能守护先辈传承的自由——并确保其永续传承。

我们坚信：政治根基不在武力而在仁爱，不在排斥而在尊严，不在绝望而在团结。未来不会由威权者书写——除非我们任其独断专行。

地球上每个生命都可成为这份宣言的签署者。

该二维码包含加入运动并签署《25号宪章》所需的所有信息。签署者的姓名及国籍/原籍国将显示于该文件的在线版本（亦可通过二维码访问）。



签署人

爱丽丝·史密斯，英国

阿丽娜·科赫，德国

安布罗斯·恩戈比，乌干达

安德烈亚·奥尔米，意大利

安吉拉·库马洛，南非

安·武，德国

阿尼·梅利基扬，亚美尼亚

安妮塔·萨马里尼，意大利

安娜·皮特里，希腊

本尼迪克特·舒格拉夫，德国

本杰明·加尔布雷思，英国与法国

贝瑟尼·丹尼斯，英国

布伦纳尔德·宗齐，马拉维

卡门·恩格尔哈特，德国

克劳迪娅·平托雷，意大利

康斯坦萨·帕赫斯，西班牙

达尼亚·凡妮莎·维尔贝纳·弗洛雷斯，危地马拉

埃伦·安塔皮扬，亚美尼亚

埃琳娜·沃卡莱，意大利

艾拉·莱维恩，德国

艾米莉·巴塞洛，美国

艾玛·苏格里，希腊

埃斯特·尼吉科，马拉维

费德里卡·巴乔，意大利

弗朗西斯卡·博诺莫，意大利

弗兰克林·瓦西，英国

加文·米勒，美国

霍普·恩托科佐·德拉米尼，南非

伊斯梅尔·马贝马，南非

詹姆斯·莫特拉姆，英国

詹姆斯·弗莱伯格二世，美国

扬·费雷尔·伊·皮科，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扬·亨德里克·普雷托里乌斯，南非

杰西卡·扬，德国

若安娜·巴普蒂斯塔，葡萄牙

乔·厄恩肖，英国

乔纳森·齐纳，德国

朱曼·塔芬基，叙利亚

乔伊·阿德武米，尼日利亚

基里尔·范德伯格，俄罗斯

林德尔瓦·妮可莱特·梅因加，南非

林·范，越南

丽莎·伦德格伦，瑞典

卢卡·圭多博尼，意大利

马辛迪·内沙库马，南非

玛蒂尔德·阿布雷乌，葡萄牙

马修·贝米勒，美国

米歇尔·卡斯特雷扎蒂，意大利

米歇尔·廖，美国

米纳斯·斯特拉沃波迪斯，希腊

米兰达·泰特，瑞典和美国

米里亚姆·穆萨利，法国和摩洛哥

努尔·艾哈迈德，巴基斯坦

奥勒·汉森，英国

奥利·吉，英国

南非，昂蒂雷茨·莫阿切

奥西莱·恩卡迪门格，南非

帕莱萨·梅瓦，南非

佩吉·莫莱菲，博茨瓦纳

彼得·罗德比耶，瑞典

波尔·维拉韦尔德，西班牙

拉比亚·特恩布尔，南非

里昂·范德梅尔维，南非

萨拉·康特，意大利

塞文·雅各布斯，英国

西尔维娅·帕皮奇，瑞典

西菲桑德·科特拉纳，南非

希罗·皮尼亚·卡多纳，西班牙

索菲娅·马里尼，意大利

索菲·温格-彼得森，丹麦

松德·扎卡里亚森·拉努姆，挪威

索菲娅·考尔·巴丹，英国

苏珊娜·安德森，美国

泰伦·雷迪，南非

陶梅，越南

瓦莱里娅·安德烈恩科，乌克兰

维罗妮卡·巴特勒，美国

维多利亚·波特娜娅，乌克兰

维韦克·文卡特拉姆，新加坡

扎诺克索洛·麦西特卡，南非
